

七日談

(北京篇)

羅湖書店往事

綠茶

羅湖之於深圳，是一部濃縮的改革開放史。約佔深圳不過百分之四的面積，卻妥妥裝着這座城市的精神根脈。

一九八〇年深圳剛起勢那會兒，羅湖是獨一份兒的熱鬧地兒，誕生了全國第一個商品房小區東湖麗苑、第一家麥當勞、第一條商業步行街東門老街，以及全國首個外匯調劑中心、土地拍賣第一槌，還有像地王大廈、國貿大廈等「深圳速度」代表作，這裏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起點，更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羅湖樣本」。

而深圳書店業，羅湖也提供了很多樣本。一九八五年之前，深圳新華書店僅有解放路的新華書店、炮樓底下的少兒書店，還有沙頭角中英街那間被海風啃得叮叮響的鐵皮屋門市，像幾粒埋在時光裏的書種，等着生根發芽。

一九八六年，新華書店從廣東省劃歸深圳地方管，開始自己闖天地。深南大道的風都帶着海腥味，推土機輾過荒草地，驚起的白鷺撲棱棱掠過解放路的騎樓。書城的地基就一點點冒出來了。一九九六年落成那天，三十三層的樓體亮晃晃的，玻璃幕牆把天映得碧藍，路過的人都得仰起脖子看，心裏直嘖嘖：這哪兒是書店啊，分明是書塔啊。

真正讓深圳書城一炮打響的，是第七屆全國書市。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作為第七屆全國書市的舉辦地，深圳書城正式開業。開業當天，足足有十萬人前來。十一月的深圳還暖烘烘的，五塊錢一張的門票被攆得發潮，隊伍

從書城門口拐了幾道彎，直排到地王大廈底下。

圖書零售的火爆勁兒實在出人意料。十天書市，深圳書城的櫃檯前整日裏人挨人、人擠人，買書的隊伍拐了幾道彎，把台階都踩得發亮。收銀機響得跟爆豆似的，一摞摞書從貨架上往下搬，堆得比人還高。銷場洋氣滾滾了兩千一百七十七萬，把往屆書市的紀錄狠甩在身後。這一仗打得漂亮，深圳書城的名號算是在讀書人心裏栽下了根，成了全國書業響噹噹的金字招牌。

藏書家韋力攆着小綠本兒擠進門來，一眼瞅見左手邊的古籍書店，正發愣呢，冷不丁瞧見北京的藏書家陳東正蹲在書架前翻書，兩人對視一眼，都笑出了褶子。深圳學者劉申寧早年在國貿對面的古籍小店淘書，四架線裝書蒙着薄灰，他總愛用指尖蹭書脊，像摸自家孩子的頭。後來古籍區搬進書城，先是在一樓大堂佔着好地界兒，慢慢兒挪到二樓，最後縮在安全通道旁，像個被冷落的老學究，卻依舊端着架子。

深圳書城的花招兒多且新。一九九八年，首創「五星級書城」服務標準，書城裏頭飄着咖啡香。二〇〇〇年首屆讀書月，整座城都飄着油墨味兒。二〇〇四年深圳發行集團成立，羅湖城的霓虹燈亮了一宿，把深南大道照得跟白天似的。如今旗下六家大書城、四家中型店，還有社區裏的小店，像撒在城市各處的書種子。二〇二五年灣區「灣區之眼」落地，玻璃幕牆映着珠江口的浪，想必又是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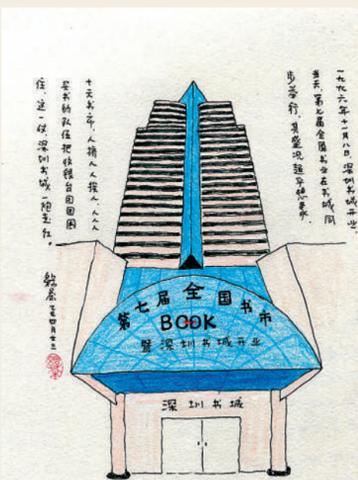
新景致。除了國營書城，深圳的民營書業星火，最早也是從羅湖的街巷開始燎原的。

相文中的書攤故事，得從蛇口的鹹腥海風說起。一九八四年的蛇口工業區，電子大廈還是根瘦瘦的水泥柱子，南水村口的槐樹蔭裏，他支起張竹床，竹床四腳墊着從碼頭撿來的廢鐵，上頭鋪塊藍布，《佛山文藝》《知音》就碼在顯眼處，封面女郎的睫毛被陽光曬得發脆。瓊瑤的《窗外》、金庸的《射鵰英雄傳》用花布簾遮着，藏在竹床深處——遇着穿喇叭褲的年輕人往這邊瞟，他就衝人擠擠眼，右手食指往嘴唇上一壓，再朝布簾努努嘴。有回暴雨突至，他撲在書堆上護着《天龍八部》，後背被雨點砸得生疼，懷裏的書卻只沾了層薄薄的雨絲。

一九八七年，他在東門二橫街盤下一間二百多平米的店面，開了第一家瞭望書店。用碼頭的舊木板打書架，蹲在地上刷了三遍清漆，木頭上的結疤泛着琥珀光，湊近能聞到海水和松節油混在一塊兒的味道。瞭望書店的招牌一掛，生意火得跟灶台似的。高峰時一天流水五十多萬，收鈔票的鐵盒子都發燙。

分店像春天的藤蔓，順着深南大道往四處爬。最盛時二十多家分店星羅棋布，一九九五年入駐八卦嶺圖書批發市場，九個檔口連成片，藍白相間的遮陽棚下，相文中陷在書堆中，不時和來往書友遞個話、聊着天兒。

四十年過去，深圳的書店像春天的樹，哪兒哪兒都冒新芽。書城在各個區開枝散葉，西



▲深圳書城。 作者繪

西弗、覓書店開在商場裏，公園書吧藏在荔枝林裏，連海邊都有了書吧。羅湖的書業像是顆老種子，當初在鐵皮屋裏撒下的那些墨香，如今早就在城市裏長成了林。

羅湖，始終是深圳書業的老根脈。深南大道的法國梧桐已長得合抱粗，陽光穿過枝葉的縫隙，在書城的玻璃幕牆上灑下點點碎金。四十年前，在鐵皮屋偷偷瞄武俠小說的少年，如今正抱着孫子在書吧裏共讀繪本；當年在書城門口排隊的「工廠妹」，如今對着智能書架挑選退休後的旅行指南。羅湖的風裏，依舊飄着油墨香、咖啡香，還有荔枝蜜的甜與海風的鹹——那是老種子在新生土裏抽芽的氣息，是這座城市捧着書本奮力奔跑時，不經意間灑落的光陰碎片。

馬灣有意思



黛西札記 李夢

每天返工放工，往返屯門與馬灣，行車路經青馬大橋，總會望見馬灣。原本以為那裏只是一處遠離塵囂的清靜小島，殊不知島上竟別有一番

藝文風景。馬灣原名「媽灣」，得名於媽祖，因島上有一座天后古廟，據說是張保仔所建，庇佑當地居民。考古學家在島上發現了四千多年前人類居住的痕跡，被列入當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足見小島雖小，卻歷史久長，故事豐盈。

百多年前，馬灣是一條小漁村，當地居民以耕種和捕撈漁獲為業，頗有些避世隱居的意思。二十多年前，因青馬大橋建成，此地交通更為便利，島上逐步開放，多了外來人落戶，又開發了酒店和大型屋苑，漸漸熱鬧起來。如今，若我們搭車或乘船前往，到站後先見到地標式的挪亞方舟酒店，再沿着馬灣公園一側步行不久，便來到全新開發的海島度假區「馬灣1868」。

這個佔地約五十萬平方呎的文創區，按照如今流行的「文旅融合」思路打造，既有文青咖啡館和頗具異域風情

的餐廳，也有陶藝工作室、當代藝術畫廊和文創小店等。沿海岸線坐落的一排建築原本古舊，後經活化，以不同顏色噴塗或不同風格插畫家的作品裝飾，色彩豐盈，宛若意大利知名旅遊景點「五漁村」。在IG和小紅書等年輕人聚集的社交媒體平台，也每每見到有網友用「港版五漁村」形容馬灣這一悠閒空間，可見雖身處不同地域及文化背景，人們對於「悠閒」和「自在」的嚮往，從不會改變。

「馬灣1868」顯然不會滿足於僅僅被當作「港版五漁村」，主創團隊顯然更希望挖掘香港在地文化藝術特色，打造獨具特色打卡地，給遠道而來的遊客以難忘回憶。香港的特色，恰在於文化間的交流與碰撞。我們不妨大膽設想，若參照瑞士巴塞爾、浙江烏鎮或日本瀨戶內海的做法，以馬灣為依託創辦藝術節、文學節或動漫節等，邀約世界各地、不同年齡和背景的藝術家來此採風、參賽或創作，以繪畫、文字、音樂等不同門類的藝術為載體，承載及呈現馬灣乃至香港的歷史與當下。不遠的將來，這座青馬大橋下的小島，也許會出現在知名博物館展廳的某幅畫作中，某位當代作曲家的作品或知名作家的詩歌與小說裏，引人翹首遠望，成為心之所念。

馬灣一景。 作者攝



英倫漫話 江恆

倫敦日前舉行了維多利亞時期英國設計大師威廉·莫里斯主理展，展廳裏令人眼花繚亂的柳樹、黑刺李和繁箋花等圖案，勾起人們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流行潮的回憶。

提到莫里斯，人們會聯想到他標誌性的花紋設計，比如其代表作之一的雛菊圖案威靈頓雨靴，充滿英倫田園風，讓人耳目一新。他的這種藝術天賦，早在年輕時為自己打造新家「紅屋」便已展露，當時流行在建築外牆上刷一層厚厚的灰泥，但他摒棄枯燥沉悶的裝飾，直接採用極具視覺衝擊力的裸露紅磚並一舉成名，迄今「紅屋」仍是英國工藝美術運動的象徵。到了中年時期，他開始沉醉紙印花的設計，隨着一八七七年他在牛津街開設自己的設計公司並接受英國皇室的裝修委託，他的名聲很快在社會精英中傳開了，就連俄國沙皇也慕名訂購了他設計的鬱金香主題壁紙，用於裝飾聖彼得堡冬宮的房間，那些倖存下來的一百多年前的印花圖案，在今天看來還是精緻又時髦。

真正讓莫里斯走紅卻是在他離世之後，隨着上世紀六十年代他的設計作品版權到期，大眾市場掀起了「莫里斯狂熱」。例如時尚用品公司 Laura Ashley 在倫敦南肯辛頓開設了第一家品牌店，莫式風格的花窗簾和靠墊大受歡迎，風靡了那一代的英國家庭。之後莫里斯獨特的、有時還點綴着偷吃草莓的知更鳥的花卉圖案，從地毯、牆紙和燈罩，到圍巾、外套、手杖及馬克杯，幾乎隨處可見，甚至他設計的玫瑰印花亞麻布被用來裝飾英國皇家海軍潛艇的座椅。用藝術評論家的話說，莫里斯的設計就像電影《異形》一樣，圖案可以落在任何東西上，並完全佔據它們的宿

主，無論是杯子還是潛艇。

實際上，莫里斯留給世人的除了壁紙和織物等工藝美術設計貢獻，還有兩個常被忽視的文化遺產，其中之一便是文學創作。儘管業界對他寫的某些小說評價不一，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從二十四歲發表第一首詩，到去世時完成最後一部小說《大洪水》，窮其一生未離開過文學創作。其作品涉獵的題材廣泛，包括：一系列講述希臘和中世紀故事的詩歌《世俗的天堂》、抨擊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和想像未來社會美好與富足的小說《烏有鄉的消息》、講述一個人類王子尋找夢想事物的奇幻故事《世界盡頭的井》，以及講述少女在森林精靈指引下乘坐魔法船遊歷巨湖諸島的幻想小說《奇跡島的水》等等。特別是以《世界之外》為代表的一系列富有想像力的小說，以完全虛構的幻想世界為背景，是復興中世紀浪漫小說的嘗試，並且對後來C.S. 路易斯的《納尼亞傳奇》和托爾金的《霍比特人》等奇幻文學產生了影響和啟發，也被公認為奇幻小說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著名詩人和劇作家葉芝曾經形容莫里斯是現代最快樂、最幸運的詩人，因

不止於藝



威廉·莫里斯設計的家居紡織作品《草莓小

他創作的詩歌和故事中的人物都懷着沉重而甜美的夢。從莫里斯的作品中不難發現，他在多部書裏讚美了生命之樹、泉源等，這些恰恰代表了萬物皆源於水，而水創造了長久和幸運的生活，他就讓他的筆下的「流浪者」去追尋夢想，就像《空地》《大洪水》等小說中的人物，追尋自然而然的幸福之夢。

莫里斯的另一個遺產，是在他整個生命歷程中，不斷反思自己的經歷和生活環境，向世人證明不能因為出身和階層而定義一個人，並在社會主義理念引領下，致力於將藝術大眾化。他在一次講座上曾說：「文明世界應該有一種新的、輝煌的藝術，由人民而創造，為人民而服務。」這些學說直接影響了萌芽於二戰之後的左翼工業哲學。而他本人也知行合一，在實踐中不遺餘力地推動藝術生活化，激發了影響至今的藝術為大眾服務的思潮，並把高雅的藝術帶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如今，英國國家肖像博物館收藏了他的肖像以紀念其卓越貢獻，在東倫敦，他的肖像被製成瓷磚貼在街邊的建築上，成為街頭藝術的一部分，真正實現了他倡導的從藝術回歸大眾。

我們曾與威廉夫婦為鄰二十年，大家成為好朋友，常在隔着一道鐵網圍欄的後園聊天。西人重視隱私，如不是邀約，不喜歡人家隨便串門，所以，那麼長時間，我們只進過他們屋裏幾次，都是應約而至，且從來不問他們的私事。威廉先生說，與我們相處，很放心。後來威廉夫婦搬到鄰近市鎮享受退休生活，但那段相鄰時間仍令我念念不忘。

去年，一位朋友搬了新居，我們攜帶禮物前去祝賀。房子比以前的大，獨立有雙車房。後園一片翠綠的草地，與左鄰右舍也是鐵網圍欄，他十分滿意。大家一邊喝茶一邊閒聊。

提起以前的鄰居，他十分感慨。本來兩邊相處融洽，可後來左邊屋宇換了新主人，是一對結婚不久的年輕人。也許為了對付房貸，他們自己只佔用一個房間，其餘的包括地下室都分別出租。

他觀察了一下，大概有四五伙，都是單身青年。晚上他們湊在後園，喝啤酒大聲笑談，喧嘩鬧鬧，尤其是夏天，非到晚上十一點不停。兩個孫子都上小學，晚上早睡，被吵得不行。還有，因為是半獨立屋，兩條車道相靠，租客們常泊車過位，有時自己開了車門，車都開不出來……

我問，「你跟屋主反映嗎？」「有的，屋主道，他跟租客已經講了好多次。但情況沒變。鄰居嘛，今天不見明天見，撕破臉皮去投訴也不好。再說，投訴了，人家報復怎麼辦？唉，現在換了環境，也不知將來如何？」

我望着樹立在後園的鐵網圍欄。它，隔開兩邊，雖然隔不開鄰里友誼，卻也擋不住難以言狀的煩惱和不安。

圍欄兩邊



客居人語 姚娟

加拿大地域遼闊，國土面積僅次於俄羅斯，世界第二，人口卻只有四千萬，與中國一個超級大城市人口相差無幾。

由於土地寬裕，城市人口密度低，居民住的一般是兩層高的房子，且帶有車房、車道和後園，佔地大。柏文（大廈）較少，且多位於市中心商業區。當然，這並非說明人人有屋，住得舒坦。基層人士一家幾口租住在地下室，甚至頭無片瓦，露宿街頭，是司空見慣的事。這裏指的只是城市居民的建築模式。

話說回來，住宅區的民房，毗鄰有空間，又有後園，所以，為界限分明，就會加設圍欄，顯示「主權」，便於打理。圍欄有木板的，似圍牆，把自家與外界隔絕；而更多的是使用鐵網，因為經久耐用又省錢。左鄰右舍後園一目了然，無形中方便大家打照

面時相互交流，有時雖只是問好打一下招呼，也拉近了彼此心靈之間距離。

加拿大是移民國家，像多倫多這個加拿大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幾乎有來自各大州的移民，人口結構多元化。所以，你在後園見到的鄰居面孔，有黃皮膚的同胞，有白人、黑人，也有來自印度、中東或南美洲等地方的，什麼面孔都能欣賞到。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這話有一定道理，但鄰居不能選擇。要建立真誠友誼，需要互相配合。幸而大多數鄰居，不管來自何方，相處都不錯。雖然有的一年只點過幾次頭，沒有語言交流，但彼此安好。

當然，你希望有一個好鄰居，首先你要成為人家眼中的好鄰居，不單要坦誠相對，更要尊重人家的風俗習慣，尤其在多元文化社會。